

第一章 生死關頭飆演技

衣香鬢影、高朋滿座，喧鬧的鼓樂聲盈斥著將軍府的每一個角落，今天是南密國大將軍元闕的大喜日子。

不久前，大將軍又在北方邊境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，不僅退敵千里，還逼得北幽國送來公主和親，真是南密建國以來少有的長臉。

建和帝大喜，賞。

可是，賞什麼好呢？

大將軍元闕，他戰功赫赫、他威風凜凜、他儀表堂堂……就是缺個夫人。

於是建和帝欣然採納曲皇后建議，將皇后義女曲旋兒賜給元闕當將軍夫人。

天恩浩蕩，十里紅妝，婚禮在皇后的恰當關懷下迅速推進，僅用了十天，曲旋兒就被抬進將軍府。

此時此刻正是良辰吉時，將軍府裡所有賓客都在給元闕敬酒，不是誇新郎官意氣風發，就是誇新娘子才貌雙全，馬屁一茬接著一茬，搞得元闕都有點來不及收割。殊不知，賓客們誇得天有地無的新娘子曲旋兒，已經掛了。

將軍府洞房內，燭影搖紅，本來是很喜慶的，可是貝安歌跌坐在喜床上，驚魂未定。

地上躺著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，明明已氣絕身亡，卻還瞪大眼睛看著貝安歌，一臉死不瞑目……這場面喜慶個鬼啊！

摸到腰帶裡的一排銀針，貝安歌才明白過來，自己竟然穿越了。

搞笑嗎？睡個覺就穿越了，還穿進了自己睡前看的劇本裡。

地上躺著的美人，正是大將軍元闕的新婚夫人曲旋兒，也就是今天的新娘子，不過她已經掛了。

一位武功極高、手段極狠的女細作，夜闖將軍府，潛入洞房射出三枚銀針，銀針沒入曲旋兒脖間動脈處，瞬間就叫這傾國傾城的美人兒香消玉殞。

據悉，女細作在神祕細作組織裡排行第三，編劇是個隨便的男人，就給她起名叫「小三」。

好巧不巧貝安歌穿成了小三，好死不死還正好穿到凶案現場。

就問你，這穿越潦草不潦草？這場面窒息不窒息？

曲旋兒死了，小三還活著，但是下一個鏡頭小三也要死了，馬上大將軍元闕就會衝進洞房，揮舞那令人聞風喪膽的破雲寶刀，一刀結束小三的生命，為他的新婚夫人報仇。

劇本裡說，這一刀劈得狠，直接把小三的臉都劈花了，這哪是破雲刀，分明是「破相刀」！

想到這裡，貝安歌猛地一個激靈，立刻摸了摸自己的臉。還好，雖然不知道這張臉長得如何，摸上去還是吹彈得破。

貝安歌，娛樂圈興風作浪的小姊姊，恃靚行凶的存在，最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容貌，絕不接受毫無尊嚴的死法！為了「臉」她也要冷靜下來權衡利弊，尋求活命之道。

雖然劇本裡把小三寫得很厲害，但貝安歌不是紙片人，她沒有武功，腰帶裡的銀針也完全不會使，此時洞房外人聲鼎沸，將軍府又守備森嚴。她跑也跑不掉，突圍也沒可能。

對策還沒想出來，洞房門外已經傳來喜娘的恭賀聲。

元闕來了，穿著他的大紅袍、拎著他的「破相刀」，直奔洞房而來。

要不是喜娘十分恪盡職守，一定要把那套老掉牙的吉祥話說完，恐怕這一刻貝安歌已經命喪刀下。

貝安歌額頭冒出細密的汗珠，她緊張地回想劇本裡這段劇情，期望著找出一絲絲能利用來活命的機會——

慘兮兮，大將軍元闕雖然厲害，但不是劇本裡的主角，關於這一段的交代還真不多，但……

焦急中，貝安歌腦子裡靈光一現，想到了元闕的祕密。

劇本中的元闕早就知道有人要來刺殺他的新娘，壓根沒打算阻止，冷眼旁觀等小三得手後，這個陰險的大將軍才會衝進洞房，這腹黑鬼是做戲給皇后看呢！

不如……在他衝進來之前就先「死掉」！

只要元闕沒有立刻揮舞他的四十尺大刀，一切就還有轉機，當然「死掉」之前，她還要佈置一下現場……

貝安歌迅速動手去扒新娘的鳳冠霞帔，任憑生前多麼美目盼兮，死後直愣愣的眼神都叫人不寒而慄，曲旋兒就那樣直愣愣地盯著貝安歌。

「冒犯啊曲小姐。不是我殺的妳，報仇請找小三。」

貝安歌合掌拜了一拜，然後伸手一撫，曲旋兒的眼皮終於合上了。

她也是演過不少古裝劇的人，古人的衣裳不難脫，貝安歌三下五除二，一會兒就將嫁衣從曲旋兒身上扒下迅速穿好。正要戴鳳冠，卻聽見門口有響動。

不好，喜娘一通吉慶屁話已然說完，元闕要進來了，鳳冠來不及戴了。

貝安歌當機立斷，索性將鳳冠往地上一扔，碩大一顆珍珠掉落下來，滴溜溜滾遠，瞬間不知去向，然後她立即往地上一撲，倒下了。

同時洞房大門轟然洞開，新郎官元闕挾風而入。

多虧貝安歌倒得迅速，此刻她手臂前伸，窩著小臉蛋，從手臂縫裡偷看動靜。

只見闖進來的新郎官身形高大，雖是一身鮮豔的吉服、雖是一副極好的相貌，卻掩不住渾身散發的暴戾之氣，他薄唇緊閉，一雙深墨色瞳仁驟然收縮，手中的寶刀已經抽出一半。

這哪裡是新郎官，分明就是死神大人。

死神大人一見洞房內倒了兩個女子，顯然出乎意料之外，微微一愣，拔刀的手就凝滯住了。

貝安歌的小心臟怦怦直跳，雖說這「破相刀」只拔了一半，但自己能不能保住小命還是未知數，說不定只是死得慢一點而已。

死神大人神情肅然，緩緩走近，每一步似有無限的戒備，終於到洞房中央，被曲旋兒的屍身擋住了去路。

貝安歌以為他會先假惺惺地關心新娘，已經做好了被關懷的準備，誰知元闕看都沒看她，先抽出了他的破雲刀。

那斬鐵如泥、削金斷玉的破雲刀重達百斤，在元闕手裡卻像是拿一根樹枝那麼輕而易舉。

大刀緩緩舉起，貝安歌的小心臟都要從口腔裡蹦出來了。

好猛的將軍！好狠的心！

可他輕輕一揮，並沒有斬落，而是將曲旋兒的屍身輕輕挑翻過來。

曲旋兒早已死得透透，被刀尖一撥，軟軟地翻過身去。

亡而未僵之人，每一塊肌肉都是鬆弛的，活人想裝都裝不來，元闕是在試探曲旋兒是真死還是假死。

這廝真是經驗豐富，一看就是在戰場上挑多了死人，貝安歌知道，自己只能「假死」，還得是足以讓元闕發現的假死。

果然，元闕的刀尖又向她挑了過來。

該死的，這男人怎麼力氣這麼大，刀尖在貝安歌肩胛處一撥，好痛！

貝安歌順勢嚶嚶一聲，倒過身子，將一張恐懼到煞白的小臉，完完全全、毫無遮掩地呈於這個男人眼前。

這煞白真是恰到好處，元闕以為她是嚇暈到臉上失去血色。

此時，貝安歌克服了恐懼，忘卻逼近自己跟前的刀尖，影后演技上身，不僅小臉煞白，而且渾身開始微顫，眼中漸漸蓄滿盈盈欲泣的淚水，將落未落，驚恐地望向不遠處的曲旋兒。

「夫君，有人要殺我……」

不得不承認，有那麼一瞬間，元闕差點信了她的邪。

「不怕……」兩個字還沒說完，元闕驀然收聲，他望見貝安歌腳上的鞋。

死神大人再次上線，瞳仁再次收縮，射出冰冷的光芒，他握住刀柄的手極為用力，發出輕微的關節響動。

貝安歌正低頭撐著地試圖起身，一抬頭，陡然望見森冷的刀尖，又嚶嚶一聲，雙眼一翻，「嚇暈」了過去。

洞房裡的兩個女人，一個死了，一個暈了，死神大人的世界終於清靜了。

不知何時，外面的鼓樂之聲已經停了，喧鬧的賓客們也不知去向，若不是暈在地上的貝安歌還穿著華貴的嫁衣、若不是洞房內的紅燭還在不知情地搖曳，這裡簡直不像是婚禮現場。

黑暗中，一名黑衣少年疾馳而來，單膝跪地，「將軍，喜娘已安置。」

元闕如鷹般銳利的瞳仁，終於緩緩恢復了平靜，他對黑衣少年道：「送客，清場。」

「是。」少衣沉聲回答。

元闕又望著「暈」在地上的貝安歌，「送到嘉豐苑嚴加看管，等她醒了，本將軍要好好審問。」

貝安歌根本沒有暈，想當年某導演為了報復貝安歌不陪他「看劇本」，曾經故意安排她演植物人，「床戲」那叫一個多啊，總共五十集的戲，幾乎有三十集貝安

歌都是躺在床上拍的，所以演暈厥她是輕車熟路。

一聽元闕的話，貝安歌「昏迷」得更真誠了，而且一時半會兒根本醒不過來。

苦肉計居然成功了，從今以後小三不存在了，只有貝安歌。

嘉豐苑三個字貝安歌不熟，劇本裡沒有提及，也不知是將軍府哪個等級的院落，但嘉豐苑的床鋪不太柔軟，貝安歌睡得不舒服，但不舒服也得忍著。

顯然死神大人並不相信她是新娘，在被逮過去審問前，貝安歌打算繼續裝暈，順便捋一捋已知劇情。

這是個奪嫡劇本，她已經看了三十集。

南密國歷經七帝，傳到現在的建和帝手中，建和帝身體羸弱，搞得皇子們很有想法。

太子劉慎，為已故孫皇后所生。建和帝與孫皇后是少年夫妻，感情甚好，孫皇后病重時建和帝為表心跡，冊立劉慎為太子，哪怕孫皇后病故多年依然不改當初。相比之下，繼后曲氏就有些尷尬，珠玉在前，她很難再閃耀出不一樣的光芒，但曲皇后不甘心，她育有二皇子劉倦，很想為兒子爭一爭前程。

大將軍元闕手握重兵，曲皇后很想拉攏他，可她沒有女兒，曲家也沒有適齡的女子，不是垂髫小兒就是已經嫁人，於是便在宗族女兒裡挑中了曲旋兒，認作義女，賜婚給元闕，這就是婚禮的由來。

但貝安歌作為看過劇本的「天選之女」，知道不少內幕，比如說，元闕的立場。曲皇后的拉攏其實是一廂情願，元闕表面上只忠於建和帝，實際上和太子劉慎一條心，故此他放任小三刺殺了曲旋兒。

誰會放心把敵人的眼線留在身邊？既然有細作要來殺她，元闕當然是順水推舟、將計就計。

不過這細作是誰派來的？這個叫「胭脂令」的神祕細作組織，其幕後是誰？元闕並不知道，只看了前三十集劇本的貝安歌也不知道。

不管怎樣，元闕一定很想知道內幕，她可以順勢給他放點鉤子，而鉤子有多彎，續命功能就有多強。

思定，貝安歌緩緩睜開眼睛，打量著這個劇本裡沒有提及的嘉豐苑。

屋子很大，但簡樸，一張硬木大床，沒有雕花陳設，只掛著一頂青色布帳。

靠牆一張條案也不是什麼名貴木材，看著很不起眼。條案上架著一只牛角軍號，鑲著寬寬一圈純金滾邊，架著牛角的紫檀木底座估計比這一屋子傢俱都值錢。

這屋子很奇怪，和之前洞房裡迷亂的奢華像是兩個世界，簡樸、又透著神祕的分量。

「夫人醒了。」兩個丫鬟撲了過來。

不愧是將軍府的丫鬟，看人都看得這麼緊。

兩個丫鬟都是小美人，之前她們在屋子裡說了不少悄悄話，憑著聲音，貝安歌確定，身量高些的叫妙如，長著娃娃臉的叫妙意。

兩人的腦袋湊在床前，關切地望著貝安歌，神情像極了看妖精起床的豬八戒。

貝安歌凝聚起懵懂的眼神，「這是哪裡？」

聲音嬌嬌柔柔，真是我聽猶憐，這是貝安歌的原音。

從她嚶嚶嚶向死神大人散發魅力，她就發現這身體、這聲音，都是自己的，她整個人直接頂替了小三的位置。小三果然只是個紙片人設定，給了她一個角色，旁的什麼都沒有，希望容貌也還是自己的容貌。

兩丫鬟顯然也被貝安歌的反問給愣住了。

妙如最先反應過來，笑道：「這裡是將軍府啊。」又對妙意道：「快去稟報將軍，就說夫人已經醒了。」

呵呵，笑得這麼甜，上輩子糖販子吧？沒見妳關心關心夫人的健康。

貝安歌沒有阻止她們去稟報，反而輕歎一聲，疑惑，「我是……將軍夫人？」

她要確定，自己現在是以什麼身分留在將軍府。

妙意還沒走呢，一聽這話倒是好奇了，「夫人這是撞到了腦子？」

真是個會猜想的小機靈，這理由正中本夫人的下懷啊！

妙如年紀大些，個性穩重，又堆起糖販子的微笑，「夫人許是撞暈了，一會兒就能緩過來。」

見她們左一句夫人、右一句夫人，貝安歌放心了，看來元闕對洞房變故祕而不宣，她在將軍府暫時可以過一把夫人癮，於是掙扎著想要坐起。

妙如趕緊過去扶，並在她背後塞了個靠墊。

「鏡子……」貝安歌又道。

可這簡樸的房間顯然不是給女人住的，哪來的鏡子？

妙意靈機一動，竟然將掛在牆上的一柄寶刀取了下來，「要不，這個將就將就？」這娃娃臉有前途，妳家夫人記住妳了。

雖不如破雲刀那般削鐵如泥，但能被掛在牆上的肯定也是天下名刀，此刻名刀抽出一小半，寒芒畢現，閃亮的刀背上隱隱約約映出一張明媚鮮妍的小臉。

明眸皓齒，生動霸道，果然是「帶臉穿越」。

「真好看。」貝安歌美滋滋。

兩位丫鬟面面相覷，夫人是被自己美到了嗎？

欣賞夠了，貝安歌將名刀還給妙意，重新掛回牆上。

「我想起來了，我是將軍夫人呢，現在應該是洞房花燭，將軍人呢？」

妙如趕緊道：「妙意正要去請。」

貝安歌很滿意，當然是她召見將軍，興風作浪、見風使舵、反客為主……都是她的拿手好戲。

第二章 來助你的天選之女

元闕還不知道自己就這麼被安排了，他正在密室中圍著一張高臺轉悠，一臉的陰沉深刻，而高臺上，曲旋兒屍身橫陳，美得栩栩如生。

屋子東北角有一寬大坐榻，坐榻上斜倚著一位白衣少年，生得面如冠玉、唇紅齒白，眉角眼梢盡是風流妖嬈。

「洞房花燭夜，你卻在研究新娘冰冷的屍身。」少年聲音細弱，挑眉望著元闕，神情頗為嫌棄。

元闕挑眉，「你也覺得嘉豐苑那位不是新娘？」瞞遍闔府，他也不瞞這少年。少年輕笑，「這位姑娘臉上光潔、鬢角整齊，沒有半絲汗毛，一看就是清晨剛剛開過臉。」

開臉是新婚婦人的必經儀式，由全福婦人用細棉線將新娘臉上的汗毛悉數絞盡，故此也叫「絞臉」。

少年的確洞察力頗強，元闕卻不懂這些，道：「你看臉，我看鞋。」

少年好奇，「鞋怎麼了？」

「她……」

突然，他停住話語，提高聲音，「何事？」

外頭果然傳來丫鬟的聲音，「將軍，夫人醒了。」

坐榻上的白衣少年用手指抵住太陽穴，挑出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，「又是一位夫人……不知道這位夫人命大不大？」

命大不大不清楚，膽大是肯定的。

貝安歌原本坐在床上，等著等著，慢慢就順著靠墊滑了下去，側身躺在了床上。兩隻小手交疊著墊在右耳處，眼巴巴地望著門口，像是在等待媽媽回家的幼稚園小孩。

若當真以為她在期盼著元闕到來，那就天真了，只不過是她太明白自己的優勢——她這個角度最好看、最無邪、也最勾人。

門口一陣響動，元闕果然又如先前一樣挾風而來。

吉服已經換了，眼下穿著一身暗綠色錦袍，越發顯得他疏離而冷漠，破雲刀依然佩在腰間，玄色刀鞘古樸莊重，壓住了他捲進屋裡的疾風。

丫鬟已經悄然退出，屋子裡只剩他們兩個。

「夫君。」貝安歌嬌聲喊著，眼睛水汪汪的，可憐又無助。

元闕抿了抿薄唇，沒有說話。

「夫君的腰還好嗎？」貝安歌又怯怯地問。

腰？怎麼突然問起本將軍的腰？男人的腰好不好，能隨便問？

元闕皺起眉頭，「妳胡言亂語些什麼？」

亂？呵呵。貝安歌從來不亂，就算亂了，也是亂中有序。

「夫君的刀一定很沉，整日佩在腰間，對腰不好。」

溫柔、誠懇、為他人著想，貝安歌覺得自己簡直德藝雙馨。

元闕卻冷冷地擠出四個字，「與妳無關。」

不領情也就罷了，居然也不帶口音，這四個字可是天生帶梗，不抓住發揮一下，貝安歌怎麼好意思叫「興風作浪的小姊姊」。

她繼續一臉迷妹星星眼，「夫君這一口官話真是天底下最好聽的官話，一點兒口

音都沒有呢。夫君是京城人氏嗎？」

元闕不理她，反而仔細看她的面部，果然這女人臉上有細細的絨毛。

用少年的話說，就是未開過臉的。他的新娘可是皇后義女，大禮雖然倉促卻也極隆重，斷斷不可能忽略「開臉」這一重要儀式。

貝安歌見他死死盯著自己的臉，倒有點嬌羞，「夫君是不是覺得我很美？」

元闕猛然驚醒，他還是頭一次細看女人臉上的絨毛，竟然就看出神了。

本將軍不是來審美的，是來審問的！

臉一沉，元闕當機立斷開審，「妳是誰？為何出現在將軍府？」

貝安歌驚訝了，緩緩從床榻上撐起身子，瞪大眼睛，「我是將軍夫人啊，是將軍您八抬大轎迎娶進府的啊？」

如此當仁不讓，有點始料未及，況且元闕還真不認識他的新婚夫人。

曲旋兒是曲皇后臨時認的義女，從賜婚到下聘都極為神速，一直到今天成親，他也不知道曲旋兒長什麼模樣，但他非常確定，這個大剌剌躺在床上的女子，絕對不是曲旋兒。

「刷」一聲，令人聞風喪膽的破雲刀就抽了出來，抵住了貝安歌的脖子。

「想冒充新娘？」元闕冷笑一聲，「可惜，妳忘了換鞋。」

我去！這麼重要的細節，居然沒做到位！

看著脫在床前的那雙黑色夜行鞋，土不拉噠，甚至還帶著點泥和青苔，貝安歌嘔死了，從來沒有這麼尷尬。

豁出去了！貝安歌一狠心，抬手就怒解扣子。

元闕驚道：「妳幹麼？」

「堂堂一大將軍，不會沒看過女人脫衣服吧？」

「……」沒看過也不能承認啊！大將軍不要面子嗎？

他死死盯住貝安歌，怕她脫衣服脫出什麼花樣來。

此時的貝安歌早已拋卻了可憐巴巴的小表情，掛上了視死如歸和英勇就義，一身鮮紅嫁衣滑到床上，露出底下的夜行衣——黑色、緊身，裹住她姣好的身體，嬌小俐落卻又玲瓏有致。

她仰面挑眉望著元闕，「既然瞞不住了，我不妨直說了吧。我乃天選之女，落到將軍的洞房之中。我的確不是新娘，我落到您洞房時新娘已經死了，我是老天派來為將軍找出凶手的。」

「天選之女？」

元闕眼中閃過一道銳利的的光芒，他馳騁疆場，什麼樣的細作沒見過？雙面的、多面的，女間男間還有間中間，我信妳個邪！

貝安歌也沒指望他信，她賭的不是元闕的相信，而是元闕的好奇。

「新娘死了，凶手捉到了嗎？將軍打算如何向皇后娘娘交代？老天把手無縛雞之力的我送到將軍府，難道不是天選之女、贈予將軍？」

元闕墨黑色的瞳仁又猛地縮起，如鷹隼般盯住貝安歌，彷彿要將她刺透一般。

這個女人，身材嬌小卻頗有力量，鵝蛋小臉因為嚴肅的對話繃得緊緊的，但唇瓣

卻嬌豔如春日的花朵，她的確手無縛雞之力。

剛剛在洞房裡，他用刀尖撥動她時，是暗暗使了內力的，卻沒有得到一點點回應。後來直接用刀尖逼近，她也後知後覺地暈了過去，反應非常遲鈍，這不是練武人的樣子。

但凡練過武功，面對武器來犯，都會有下意識的反應，不可能控制得這麼自如。當然「天選之女」這種屁話，元闕半個字都不信，他只是好奇，這女人究竟是何來歷？又怎會知道自己對皇后的戒備？

元闕眯起眼睛，慶幸自己還沒有對旁人揭穿這女人的身分，趁著闔府都以為夫人受傷暈厥，不如將計就計？

元闕的視線，緩緩地落到貝安歌捏住嫁衣的小手之上。那小手如玉蔥似的，纖長白嫩、柔若無骨，這樣的手分明連粗活都不曾沾過半點，更別說練武了。

而且冒充新娘竟然只知道換嫁衣，不知道換鞋子，不管她是誰，都只是個本事一般的尋常女子，不足為慮。

「妳叫什麼？」

「貝安歌。」

「多大？」

「十八。」

「屬什麼？」

「屬虎。」

當朝十八歲的女子，的確屬虎。

見她對答如此流利，不似作偽，元闕終於暫時消除戒心，緩緩將破雲刀收回。

把小三的年紀生肖說了一通，貝安歌這才發現，抵住自己脖子的，是刀背，當下喜道：「將軍果然捨不得殺我。」

「那是妳還有用。」

貝安歌吐吐舌頭，笑嘻嘻道：「將軍別客氣，想怎麼用就怎麼用，不用白不用啊。」

元闕皺眉，這女人說話怎麼聽著就這麼彀扭呢？

「將軍府，兩種人不養：話多之人、事多之人。」

貝安歌眨眨眼，覺得自己兩項全中，但她沒有絕望，還是笑意嫣然，「但將軍夫人例外，對不對？」

元闕差點一個白眼翻過去。

他走的時候，床上那女人菱角嘴兒紅豔豔，不停的嘮叨——

「夫君不多陪陪我嗎？」

「夫君您睡哪兒啊？」

「夫君工作別太拚命，熬夜傷身啊。」

「夫君……」

元闕有一百種讓人不說話的法子，但讓貝安歌不說話的法子一種都沒想出來。

密室裡，妖嬈白衣少年指間拈著染血的銀針，正對著燈光細看，見元闕這麼快就回來，少年問：「解決了？」

「嗯。」元闕含糊應了。

少年惋惜道：「傳說中貌美如花的小三，在你破雲刀下香消玉殞，可惜啊。」

「小三？」元闕問。

少年將銀針伸到元闕眼前，「看見沒，奪命無痕的追魂針，小三是胭脂令排名第三的細作，這是她的獨門武器，唇齒間發射，防不勝防。」

「唇齒？」元闕凝神細想，臉色微微一變。

怪不得那女人手指如玉如蔥、柔軟細嫩，原來她練的是唇齒。

元闕心中惱怒，嘴上還不能流露，怕被少年恥笑，再想那女人鮮豔欲滴的菱角小嘴，只覺得「口蜜腹劍」當之無愧，吧嘰吧嘰一頓胡說，竟然把他這個向來慧眼神斷的堂堂大將軍都給糊弄了過去，奇恥大辱啊！

雖然已經氣到冒煙，但元闕是個深沉的人。

「我沒殺她。她應該不是細作小三，此事尚有蹊蹺。」

見白衣少年驚訝地望著自己，元闕還得強裝胸有成竹，「那女人毫無內力……」

「身嬌體軟？」

「那女人也毫無經驗……」

「天真無邪？」

元闕氣結，瞪住少年，「她說自己叫貝安歌。」

這回換少年愣住，「貝安歌？從未聽說此號人物。她是怎麼進的洞房？」

「這就是我的好奇之處，自從你傳來消息，將軍府就佈下了天羅地網，這女細作潛入時一直有人盯著，身手甚是了得。」

「可等我闖入洞房，卻逮到一個毫無內力之人，這說不通。她只說自己是天選之女，別的不肯多說。」

少年對那銀針頓時失了興趣，扔到一邊，「有意思，也就是說，細作小三生生地消失在你眼皮子底下，然後出現了一個什麼天選之女貝安歌，怎麼可能？」

「是不可能，但卻發生了。我留著她就是要搞清楚她的底細。」

少年伸手，食指與中指抵住了太陽穴，悠悠地道：「貝安歌……三天之內，定將她扒個底朝天，這天下還沒有我郎英打探不到的消息。」

郎英，南密國最有名的少年。

據說在南密國，大人哄小孩睡覺不說「大灰狼要吃小孩啦」，而是說「元大將軍來抓小孩啦」，小孩立刻就會嚇得停止啼哭，乖乖睡覺。

郎英就不一樣了，據說在南密國，媒婆們說親，但凡說到男方英俊瀟灑，女方都會羞澀的問一句，「是不是像郎令主那樣好看？」

郎令主就是郎英，年紀雖輕，卻是南密國最大的情報機構——「玉樞令」的掌門人。雖然姑娘們見過郎英真面目的極少，但世間傳說卻甚為驚人。

他五年前從父親手中接過令主位置，屢破奇案，就算貝安歌是一隻鳥，他玉樞令主也能一招「九天攬月」給攬下來。

貝安歌倒是完全不擔心，反正她不是鳥，何況她也不知道密室中的對話。她想的是，劇本裡，元闕第二天就進宮求見曲皇后，坦承了婚禮上的意外。曲皇后氣結，但事已至此，元闕又當場手刃凶手，讓人無話可說，她也只能吃個悶虧，還白白搭進去一個義女。

現在情況有變，既然元闕刀下留人，明天就不會去皇宮求情，皇后不知道曲旋兒被害，元闕就需要一個活的夫人，他演不了獨角戲。

所以貝安歌放了一百二十個心，一個香甜的夢作到了天亮。

清晨的鳥鳴清脆雀躍，貝安歌扭了扭身子，翻了個身，一腳踢到硬硬的床板，被褥還是又薄又硌人，才想起自己已經穿到了劇本裡。

她睜開眼，映入眼簾的又是妙意那張娃娃臉，跟豬八戒看妖精一樣地看著她。

「夫人醒啦。」妙意歡呼。

貝安歌被她嚇了一跳，「妳……就一直這樣盯著我？」

「生怕夫人醒了，找不著我們。」

還是別了吧，妳們的臉沒那麼小，怎麼可能找不著？

妙如端了水進來給貝安歌洗漱，簡樸的屋子裡沒有鏡子，貝安歌也不知道妙意給自己梳了個什麼頭、梳得好不好看。

一黑衣少年過來傳話，說將軍在懷玉樓，等夫人一同用早餐。

這少年臉熟，昨晚洞房見過，還是他把自己送到嘉豐苑來的呢。

「他是誰？」貝安歌問妙意。

「他是將軍的貼身隨從，名叫凌雲。」

這名字貝安歌有印象，劇本裡提到過，凌雲的父親曾經是元闕的屬下，英勇戰死後凌雲成了孤兒，被元闕帶在身邊，成為了最信任的左右手。

傳話這種事都要凌雲來，可見元闕即使是在將軍府，也並不習慣用小廝和丫鬟。

去往懷玉樓的路上，貝安歌對將軍府的宏偉終於有了體會。

嘉豐苑只是將軍府很不起眼的一個小院落，要穿過曲徑通幽的花園、走過雕梁畫棟的亭臺、又沿著府中的小溪行一段，才能望見那座叫懷玉樓的院落。

懷玉樓在將軍府的主軸線上，宏偉高大，一直到踏進院子，貝安歌才發現懷玉樓就是昨日的洞房所在。

元大將軍行事有些莫測，一晚上沒蹤影，大清早叫新婚夫人來洞房？

貝安歌不管，盈盈地進去，並幽幽長長地歎了一口氣。

元闕正在懷玉樓的東屋，見這女人一進來不行禮、也不畏懼，反而長長歎了一口氣，就皺了眉，暗暗提防著她，看她又耍什麼花樣。

「將軍府太大，我走得好累。夫君能不能給我準備個轎輦，否則我吃過早飯，還沒走到嘉豐苑呢，又得餓了。」

元闕盯著她巴啦巴啦的菱角小嘴，還是那樣紅豔豔軟乎乎的，不像是射出追魂針的樣子，又見她巴啦巴啦的都帶著微喘，的確是走累了的模樣，又覺得自己可能是多心了。

這麼可能是昨晚飛簷走壁進來殺人的細作？要不是她腳上那雙髒不拉噠的夜

行鞋、要不是後來親眼看到她緊身夜行衣的裝束、要不是她自己親口承認自己不是新娘，元闕差點就要相信她是曲旋兒了。

「往後妳住這裡。」元闕冷冷地道。

得，看樣子沒轎輦。到底不是正牌將軍夫人，行動只能靠腿。

好在貝安歌不是愛抱怨的人，她能從現狀中找出優點來。

這洞房佈置得吉祥喜慶，床鋪目測就比嘉豐苑的舒適，更別說靠窗還有個大大的妝案，旁邊一個立式鏡架，鑲著一面磨得閃亮亮的銅鏡。

高級啊！貝安歌眼睛一亮，不由自主地走到鏡架前——又被自己美到了。

元闕冷眼望著她。這女人嘴角笑得彎彎的，露出一排碎玉般的牙齒，不僅對銅鏡發自內心的喜歡，望向妝案上的胭脂水粉時口水都快流出來了……

這怎麼可能是細作？訓練有素的細作都是無慾無求，不可能被這些俗世之物打動。

「坐下。」他終於忍不住開始發號施令。

貝安歌正拿了一盒水粉想往臉上試試呢，猛然聽到他一聲喝令，嚇得手一抖，粉都差點灑了。趕緊放好，乖乖地回到圓桌前，與元闕面對面坐下。

「當了將軍夫人，就要有將軍夫人的樣子。」元闕臉色雖然一如既往地陰沉，眼神中卻流露出一絲嫌棄。

「可我本來就不是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貝安歌就接收到了能殺死人的眼刀子。

元闕的語氣毫無溫度，「昨晚沒被當成細作殺死，今早也可以吃飯噎死，我並不介意將軍夫人什麼時候死。」

我去，這赤裸裸的生命威脅啊！

貝安歌扁扁嘴，不說了。

這裡好吃好喝地供著，將軍長得又這麼有男人味兒，她惜命，不想吃個早飯就「噎死」。

幾個臉生的丫鬟送了早飯進來，白麵包子、白米粥，幾樣精緻小菜，意外地還有一盤水煮牛肉。

元闕也不招呼她，自顧自吃了起來，他吃得挺快，但吃相優雅，一點不像個行軍打仗的粗人。

眼見著足有一斤的牛肉被他一個人吃了個乾淨，貝安歌目瞪口呆，她連一個包子都還沒嚥下去呢。

「夫君，你一塊都沒留給我……」貝安歌嘟囔。

元闕似乎才想起來對面還坐了個人，抬眼道：「沒打算留給妳。」

看著他那張欠扁的臉，貝安歌想起劇本裡的設定，嘟囔著罵道：「注孤生，活該一輩子單身！」

誰想元闕耳朵好使得很，「何謂注孤生？」

「注定孤獨一生。」貝安歌氣呼呼。

沒想元闕臉色微微一變，再望向貝安歌的眼神就變得莫測起來。

貝安歌的後背陡然升起一陣寒意，她發現自己犯了個天大的錯誤——她戳了元闕的傷疤，很隱祕很痛的那種。

元闕三年前曾經差點娶親，對方是他青梅竹馬的表妹，誰想臨過門前，表妹一家慘遭滅門；如今建和帝賜婚，新娘在大婚當晚又一次死於非命，所以在劇本裡，他是被人指戳的剋妻命。

跟一個情感上受過創傷的男人說「注孤生」，怎麼也有點不禮貌吧？

貝安歌啊貝安歌，妳還號稱娛樂圈最會見風使舵的女明星呢，帶臉穿越時把智商丟家裡了嗎？

自我批評結束，貝安歌努力展開甜美的笑顏，「夫君愛吃就都吃了吧，我吃小菜。」她夾了一塊筍尖，誇張地咬了一口，拿出拍廣告的功力，擠出職業假笑，「好吃。這是江南的冬筍，又鮮又脆，爆炒雪裡蕪或者煮魚湯或鴨湯，味道都是極鮮美的，京城很少吃到呢。」

這演技誇張得……差點大吼一聲「買它」！

元闕眼神中讓人不寒而慄的光芒終於漸漸收盡，回到冷冷的樣子，吐槽，「笑得太醜了。」

「咳咳——」貝安歌頓時漲紅了臉，「夫君這樣聊天，夫人就真的噎死了。」

元闕沒有再說話，快速吃完了自己的早飯。

離開時，元闕說：「將軍府有皇后的人，往後開飯都在懷玉樓。」

貝安歌聽懂了他的意思，既然裝成夫妻，就沒有分開吃飯的道理，怪不得今天要喊她過來一起吃早飯，看來這一夜，將軍思慮頗深啊。

望著桌上的早飯，貝安歌又長長地歎了口氣。

元闕這可惡的男人，只給她留了一盤爆炒筍尖，真是謝謝你八輩祖宗！

第三章 將軍府「人才」濟濟

撤了早飯之後，貝安歌終於有機會好好欣賞這間屬於自己的洞房——

大紅喜字還是那麼耀目喜慶，床上整整齊齊疊著三條錦被，一條紅色龍鳳呈祥、一條綠色百子被，還有一條紫色鴛鴦戲水，熱鬧吉祥。一對紅燭還剩大半截，大概因為燭淚已被清理，看上去沒有一絲兒殘相。

屋子裡的陳設奢華奪目，傢俱皆是一應的黃花梨木，尤其妝案上各色胭脂水粉和珠寶首飾，實在讓貝安歌心心念念。

如果元闕晚上不睡這裡，她一個人住的話，好像也不比女明星的生活差。

見妙如和妙意進來打掃，貝安歌問：「昨晚將軍住哪裡的？」

妙如道：「將軍昨晚在書房研究軍務。」

軍個毛線務，就是住在書房了唄。

想起元闕說的要裝得像，貝安歌還是要在丫鬟面前表露一下對這個便宜夫君的關心。

「書房哪能休息得好，真是辛苦他了。」又不著痕跡地問，「將軍常常不住懷玉樓，卻去住書房？」

妙如笑道：「將軍從來不住懷玉樓，懷玉樓就是給夫人準備的呢，將軍一直都住

嘉豐苑。」

我去！這便宜夫君打得一手好算盤，壓根沒打算住懷玉樓，壓根沒打算好好對待曲旋兒，等等！

貝安歌發現了盲點——自己昨晚睡了元闕的房間？

那房間也太樸素了吧？他堂堂南密國第一武將，帝王賞賜不計其數，加之邊疆打仗收穫豐厚，不說富可敵國起碼也是富甲一方，就睡那小木床？她都嫌硌得慌。嘖嘖，真是不會享福之人。

貝安歌哪裡知道，這個不會享福的男人，一出懷玉樓就直奔嘉豐苑。

嘉豐苑那簡陋的床鋪之上還留有貝安歌的餘香，可元闕顧不上這些，他一把掀開薄薄的床褥，赫然出現一張薄如蟬翼的羊皮。

取出羊皮，元闕將其展開，只見上面畫著山巒河流，密密麻麻寫滿了各種標記。這是張兵力佈防圖，不僅絲毫無損，就連折痕都還是原來的模樣。

凌雲跟在他身後，此時也道：「看來夫人沒有發現。」

元闕也不解，「這麼明顯的破綻，她居然毫無察覺。妳問過丫鬟沒，她昨晚如何？」

凌雲道：「方才屬下問過妙如，夫人一晚上都睡得香甜，還說了幾句夢話，完全沒有打探過嘉豐苑的任何一個角落。」

「這麼說，她並不是衝著佈防圖而來？」

元闕越來越看不懂這個女人了——以為她是細作，她卻沒有武力；以為她要來偷佈防圖，故意將她安排到嘉豐苑，她卻無動於衷。

她到底為何出現在將軍府，她來幹麼？

信了妳的邪的天選之女，她肯定有企圖，只是自己還沒有發現。

凌雲卻又想起了一事，「對了將軍，妙如說，夫人拿過牆上的摘星刀。」

元闕又驚了，「她不找地圖、不問牛角號，卻要摘星刀？」

凌雲也是一臉疑惑，「可夫人拿到摘星刀，居然是為了當銅鏡照。妙如說，夫人還喃喃自語地誇自己好看。」

元闕無語，不知怎的，腦子裡就出現她在銅鏡前照得沾沾自喜的樣子，看來這毛病是深入骨髓，治不好了。

貝安歌從來不覺得自己有病，她正美滋滋坐在妝案前，認認真真地施著脂粉。

這古代的脂粉畢竟是人工研製，論細膩和服貼，和女明星平常用的大牌蜜粉有不小的差距，但貴在天然，而且香味非常清新淡雅，一聞就知道是上好的佳品。好在貝安歌有經驗，叫妙如拿了一塊絲綢帕子沾了水，在臉上敷過之後再上粉，果然服貼許多。

這看得妙如驚詫不已，心裡想著，夫人果然是皇后娘娘的義女，施粉都跟別的姑娘不同，有自己的一套呢。

正孜孜不倦地學習，妙意進來了。

「夫人，柳嬪嬪來了。」

柳嬾嬾？貝安歌不認識，但她不動聲色，沒說自己不認識。又聽妙意用的是「柳嬾嬾來了」，而非「柳嬾嬾求見」，便猜到這個柳嬾嬾怕是身分非同一般。

「請她進來。」說著轉過身，挑出一枚螺子黛，對著妝案上的小銅鏡細細地描起眉毛來。

柳嬾嬾進屋，就望見貝安歌嫵娜的背影，「老身見過夫人。」

銅鏡裡，貝安歌望見了柳嬾嬾的影子，她沒有磕頭行禮，只是微福作禮，又自稱「老身」，可說是相當托大了。

「妳們都下去。」貝安歌道。

妙如和妙意立即退了回去。

這下柳嬾嬾果然鬆了口氣，立即上前兩步，低聲道：「夫人若有委屈可與老身說，皇后娘娘很是關心夫人。」

貝安歌心中一動。想起元闕說過府裡有皇后的人，難道就是她？

可惜曲旋兒死了，這府裡到底有多少皇后的人，貝安歌一時也無從得知，但這柳嬾嬾一定是心腹大患，顯然她是聽說昨晚元闕並沒有回懷玉樓安歇，打探底細來了。

貝安歌從鏡子觀察著柳嬾嬾，發現她並沒有對自己的樣貌露出好奇，心中微微一動。想起劇本裡曲旋兒其實出身低微，在家中也並不受待見，除了進宮給皇后相看過一次之外，鮮少露面，這柳嬾嬾也未必見得就是皇后宮中近侍，不一定見過曲旋兒。

貝安歌膽子大了些，決定露些行跡。反正以元闕的心狠手辣，若柳嬾嬾真的發現了什麼，他也不會讓柳嬾嬾活著走出將軍府，畢竟吃早飯都可以噎死夫人呢。稍稍轉些臉，她給了柳嬾嬾一個極小的角度。

「我都好，嬾嬾辛苦了，在將軍府可還習慣？」她問得柔柔的，像極了大戶人家裡不受寵的女兒，有教養卻又怯怯的。

「夫人要不嫌老身聒噪，老身就要多句嘴了……」

得，果然是個討嫌的貨。

但貝安歌要探她的底，自然不動聲色，「嬾嬾客氣了，皇后娘娘都敬您三分，您是將軍府的貴客。」

這一捧，簡直捧到柳嬾嬾心坎裡去了。馬屁這種東西，要順著對方的心思拍，是不是實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得把對方架得恰到好處，俗稱「給臉」。

此刻柳嬾嬾就覺得自己臉特別大，比洗腳的盆還大。

「老身覺得，這將軍府的奴才實在沒有規矩。老身和田嬾嬾、桂嬾嬾可都是皇后娘娘派給夫人的人手，是皇宮裡出來的，這府裡的人見了我們卻沒有絲毫的敬重，方才老身一路往懷玉樓來，頗見幾個丫鬟行止輕佻，實在給將軍府丟人！」這控訴，貝安歌還能聽不懂嗎？

嘴上抬著另外兩位嬾嬾，其實重點在她自己，這位柳嬾嬾覺得自己高人一等，應該在將軍府橫著走，這不，抬著皇后娘娘的名頭，欺負「曲旋兒」見識少，挾制人來了。

貝安歌微微一笑，有了主意，她又將臉稍稍轉過了些，發現柳嬾嬾還是神情忿忿，絲毫沒覺得眼前的將軍夫人有問題。

「嬾嬾說得對，將軍好歹是南密國兵院首領、第一猛將，若府邸這些奴才都管不好，實在讓人笑話。我年輕，又是新婚，經驗尚淺，嬾嬾是從宮裡出來的，最懂規矩，別的府裡求都求不來，有幸來我們將軍府，是將軍府的福分。」

古裝劇演多了，臺詞都是張嘴就來，毫不費力。

貝安歌這番話一說，柳嬾嬾那張忿忿不平的老臉，頓時綻開了小人得志的花朵。

「不過……」貝安歌話鋒一轉，「我也是剛進府，這些奴才們都還不熟悉，等我熟悉兩天再與嬾嬾慢慢商議行事。」

「小人得志的花朵」顫了一顫，但隨即還是想開了。

柳嬾嬾笑道：「夫人說得對，摸清了府裡的情況，再一個一個收拾他們。」

現在貝安歌的臉已經轉了大半，見柳嬾嬾還是絲毫沒有異常，貝安歌心中提著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——這柳嬾嬾真不認識曲旋兒。

於是貝安歌索性大大方方轉過了身子，堆起一臉真誠又端莊的微笑，「不管在哪裡，有了排場，人家就先敬三分，回頭我先挑幾個服侍的丫鬟給嬾嬾送去。」

啊呀呀，誰說將軍夫人出身低微沒見識，瞧瞧這說的話，太上道了！

柳嬾嬾喜出望外，頓時生出「老娘終於也有這一天」的自豪。

「多謝夫人。」柳嬾嬾一激動，粗啞的聲音都變得年輕了，簡直可以去開擋臉直播騙遊艇，「老身不打擾夫人了，請夫人謹記皇后娘娘的囑託，務必搞清將軍的心思。」

大概是得了意外之喜，離開懷玉樓時，柳嬾嬾的老腰扭得如同花園裡的歪脖子樹。

貝安歌繼續哼著小曲描著眉，壓根沒把什麼皇后娘娘的囑託當回事。

重新進來服侍的妙意也覺得將軍新娶的夫人著實性格活潑，便大著膽子問：「夫人哼的小曲真好聽，不像京城流行的。」

像才怪。

「我家奶娘從小愛哼，大概是她老家的吧，不過我也不曉得她老家是哪裡。」

一言帶過，貝安歌扔了螺子黛，仔細端詳著鏡子裡的自己。這螺子黛真好用，一點不比她化妝箱裡的國際大品牌差呢。

妙意只當她又被鏡子裡的自己美到，捂著嘴偷偷笑了。

貝安歌卻轉頭望她，「交給妳個事兒，立即給我去辦。方才柳嬾嬾一路過來，說有好幾個小丫鬟對她不敬，一路亂笑很不成體統，妳去查清楚是哪幾個丫鬟。」

妙意呆住，將軍府這麼大，雖然跟京城別的府邸比起來丫鬟算是很少的，但也有幾十上百個，自己上哪兒找幾個亂笑的小丫鬟去？

見她面有難色，貝安歌啐她，「妳都能派來服侍我了，不會連這點能耐都沒有吧？」

夫人說話也太直接了吧？妙意臉紅了，趕緊道：「奴婢剛剛是在想主意呢，這就去辦。」

她哪有辦不成的事兒？將軍府可不是柳嬾嬾嘴裡不講規矩的將軍府，僕從們各司其職，並不會滿園子亂跑，就從柳嬾嬾住處到懷玉樓這點路，這個時刻哪些丫鬟

有可能在這一路上出現，其實也不難找。

不到大半個時辰，妙意就回來了。

「奴婢打聽清楚了，柳嬾嬾來懷玉樓的路上碰見了四個丫鬟，分別是針線上的杏蘭和春露、漿洗上的惜芳，還有望月樓的晴翠。據她們說，當時晴翠正找她們說話，問望月樓的冬衣，可巧看見柳嬾嬾不慎摔了一跤，姿勢有些狼狽，就忍不住笑了。不過惜芳還趕緊上去扶了她呢，並沒有對柳嬾嬾不敬。」

就說老太太扶不得啊，一扶就有事。

貝安歌記性好，向來記臺詞都是又快又準，這一下子就把四個丫鬟的名字都記住了。

「柳嬾嬾是皇后娘娘賜給我的陪嫁之人，宮裡的老人到了將軍府是得好好供著，妳去跟管事的說，給柳嬾嬾安排個單獨的屋子，把杏蘭、春露、惜芳和晴翠這四個撥去服侍柳嬾嬾。」

妙意頓時呆住，「夫人……」夫人可是翻臉比翻書還快啊，她剛剛領教過，一時不知道該如何跟夫人解釋。

妙如趕緊過來打圓場，「夫人，那三個沒問題，晴翠……要不換一個吧。咱將軍府能幹麻利的丫鬟多呢，奴婢看，咱們院裡的……」

「等等。」貝安歌打斷她，「晴翠是何方神聖，為啥要用我院子裡的人換？」

妙如道：「望月樓住的是表小姐，晴翠雖是將軍府的丫鬟，但卻是服侍表小姐的。表小姐是客人，動她的人，沒的讓她多想。」

貝安歌皺眉，這將軍府好複雜，又是一個劇本裡沒有出現過的角色呢。

不開心。

冒牌夫人也是夫人，表小姐再尊貴也是客人，夫人調遣自家丫鬟還得看客人臉色，哪有這道理？看來姊姊我太平易近人，是時候端一端夫人的架子了。

貝安歌挑眉，「表小姐又是何許人？」

妙如、妙意兩人對視一眼，妙如開口，「姑蘇宋家是將軍表舅家，表小姐芳名宋青瑤，是宋家二小姐。」

姑蘇宋家。貝安歌眨眨眼睛，想起劇本裡一筆帶過的一個細節。

元闕前任未婚妻叫宋青燕，家住姑蘇。三年前，宋家打算把她送到京城與元闕完婚，沒想到臨出發，一群盜寇闖入宋家搶劫。

這群盜寇心狠手辣，搶奪了宋家無數珍寶之後，還見色起義要沾汙宋青燕。宋老爺與宋夫人為保女兒，先後送命，最後宋青燕為免受辱，當場自盡。

早飯時貝安歌一時口快扎了元闕的心，正是因為此事。

不過劇本裡只說姑蘇宋家的大小姐叫宋青燕，並未提及其餘人。看來這位宋青瑤，應該是生存在劇本之外，卻又是劇情之中的角色。

貝安歌也知道輕重，按理說，撥給客人的人手，出於尊重是不宜輕易調換，但剛剛妙如的態度惹到了她。

用懷玉樓的人換……望月樓固然要尊重，可懷玉樓又被妳們放在哪裡？

貝安歌的臉冷了，「我決定的事，輕易不改主意。既然望月樓的差事如此重要，

那晴翠去服侍柳嬾嬾，妙如妳去望月樓服侍表小姐吧。」

妙如大驚，撲通一聲就跪下了，「奴婢說話沒有分寸，衝撞了夫人，請夫人責罰！」貝安歌臉上的寒意稍稍消融了些，她雙手交疊於裙上，先前的嬌豔明媚如今帶上了一絲俐落和果斷。

「我這人最好相處，不講什麼尊卑貴賤，從小服侍我的丫鬟，開心起來跟我一個泥地裡打滾也是有的。但有一點我卻不能忍，既是我的人，凡事卻先想著別人開不開心，這種人我就不留。」

這隆冬裡，妙如竟起了一身的汗。

先前聽府裡的人嚼舌根子，說將軍新娶的夫人雖是皇后義女，卻是曲家一個庶出的姑娘，在京城的名媛貴眷圈裡從未有過名號，所謂才貌雙全、溫柔賢淑、知書達禮之類的溢美之詞，不過就是不帶一點兒真情實感的隨手贈予。

所以妙如昨晚見到將軍夫人以來，只覺得她親切活潑，的確沒有官家小姐架子，以為當真是個沒見過世面的，難免有些輕慢，沒想到結結實實摔了一跟頭，當下收起輕慢之心，老老實實地伏於地面。

「夫人字字句句，奴婢謹記。若夫人覺得奴婢不能留，奴婢定也毫無怨言。」說著，眼眶濕了，聲音也哽咽了。

貝安歌知道這丫鬟只是缺教訓，倒不是捧高踩低之人，便收了肅容，笑道：「起來吧，給妳個機會將功補過，趕緊把事情給我落實了。望月樓要補人，不拘哪裡，補一個給她便是，只不能動我懷玉樓的。」

「是。」妙如再也不敢胡亂說話，默默地退了出去。

走到院子裡，妙意跟了出來，「妙如姊姊，雖說夫人是頭一天過門，但府裡頭的管事們是不是也該來見見主母？」

妙如歎道：「從來我都說妳孩子氣，這回倒是妳比我有眼色。很該如此，妳趕緊回屋子侍候著，我本來也要去找管事們傳話、要屋子要人，我一併去通知了吧。」妙意點點頭，想要回屋又猶豫了一下，轉頭道：「但我覺得夫人這性格也好，說開了，咱們不用老是揣度。」

妙如深深地看她一眼，「只怕這府裡的人，難免將夫人跟表小姐比較。妳若聽到有人嚼舌根，務必直接掌嘴，不用客氣，不能讓那些風言風語汙了夫人耳朵。」

「誰還敢嚼我的舌根呀？」

貝安歌嬌嬌的聲音從屋子那邊傳來。

兩人驚恐回頭一看，不知何時，將軍夫人已經開了窗，胳膊支在窗櫺上，小手托著腮，一臉天真爛漫地看著她們。

這種公然聽壁腳還要開窗打招呼的行為，實在算不上大家閨秀。

但昨晚到今日，她們的將軍夫人已經變了好幾次臉，聽牆根算什麼，她們夫人總是讓人出乎意料，還好夫人好像沒有太生氣。

妙如尷尬道：「夫人見笑，這府裡誰這麼大膽，不想活了。」

貝安歌小手指輕輕點著自己白嫩嫩紅豔豔的臉頰，「妳說得對，誰敢嚼舌根，務必大嘴巴子搵過去，不用客氣。不過……」

她莞爾一笑，「搨完了，回來得告訴我，讓我也樂一樂。」

兩位丫鬟哭笑不得，對視一下，只得雙雙行禮稱是，這才分頭走開。

一個去完成差事，一個回屋繼續幹活。

貝安歌沒有關窗，她吐出一團白氣，又伸出纖長的手指將白氣攪亂，看似玩得隨意，心裡卻在琢磨著兩丫鬟說的話。

這宋青瑤就算是個表小姐，也是無依無靠投奔而來的親戚，按她對《紅樓夢》的理解，林妹妹如此嬌矜，心裡也有寄人籬下的落寞。非要對比，榮國府的人也只會拿林妹妹和同樣做客的寶姊姊比，誰會腦子壞了拿林妹妹和掌管榮國府的鳳辣子比？

不是比不過，是根本不可能比。

除非，這宋青瑤曾經讓府中人有過錯覺，以為她會是未來的將軍夫人。

這就有意思了，究竟是宋青瑤表露過這種意思呢？還是元闕流露過幾許柔情？

一想到這裡，貝安歌頓時嫌惡地甩了甩腦袋。

死神大人怎麼可能有柔情？他可是分分鐘盼著新婚夫人吃早飯噎死的冷血動物啊！
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望月樓的表小姐竟然沒有對晴翠的離去表示半點兒不滿。

據妙如跟貝安歌回稟，表小姐一聽要將晴翠送去服侍柳嬾嬾，有片刻的愣怔，但隨即就拉著晴翠說了好些體己話，誇她幹活麻利、為人乖巧、待人和善，很捨不得她離開。但是夫人一定有夫人的安排，柳嬾嬾是皇后娘娘派來的人，是頂尊貴的，能去服侍柳嬾嬾是晴翠的福分，然後給了晴翠好大一盒子點心，讓她帶去孝敬柳嬾嬾。

倒是晴翠有些不情不願，可她到底只是丫鬟，見表小姐又這麼好意勸自己，終究扁了扁嘴，捧著一盒子點心去了柳嬾嬾那裡。

貝安歌聽得暗暗咋舌，據她對人性的理解，她不信全家被滅門的姑娘，還會是這麼天真純良的小白兔。

這宋青瑤，高明啊！